禮拜六

裸體跳舞

一民

游戲場之有裸體跳舞。猶精神衰弱者之打嗎啡針然。惟嗎啡針則愈打愈就衰弱。而裸體跳舞則愈跳愈見興旺。跳不足貴。而貴於裸。但得乎裸。雖不跳可也。乃今之以模特兒相號召者。其詞固曰美女裸體跳舞也。比入其室。初第見黃髮紛披。肌容黃瘦之稚女三五。怒躍纖則癟嘴高顴之老嫗。團團旋轉而已。夫所謂美女。原無一定之標準。彼其人是否能當美女之目。吾亦不論。但既云裸。似有去衣之必要矣。而是日尙遍體衣裳。無所視也。然則所謂裸體者。亦欺人之甚矣。

豔體千家詩

醉愁

銀燭秋光映畫屏。鴛鴦浮似影隨形。談心不避窗前月。妒煞牽牛織女星。

雨雲收盡覺輕寒。笑倩檀奴掩素紈。玉體慵陳羞沒奈。由他正面儘情看。

並倚朱闌夜色妍。燭光似水水如天。戒郎休作鸕鶿笑。體恤她央正好眠。

山外青山樓外樓。莫分清豔兩兼修。幽閒住處風流婿。不羨榮封萬戶侯。

畢竟璇閨六月中。風光不與四時同。涼生寶簟貪黃孀戲。進鞋杯代碧筩。

（待續）

暮樹寒風錄（二）

盧楚寶

現既昏迷。惟有哭。幾不知天地在何處。我身在天地何方。正寢易簀時。一手攜弟成。一手攜妹蓮。泣而言曰。嗟乎阿耶。逝世。永無復見之期。且細認嚴顏。求之夢寐。成悲哽曰。兒十三齡耳。胡遂無耶。無耶兒將焉賴。蓮涕零曰。蠢喚耶。嗟颯應茲。乃如失聰。聰耶又何樂而死也。聞者酸鼻。現心如割矣。

衆泣臚雜中。一人聲最悽。即現大母也。大母七十一矣。視茫茫。髮蒼蒼。雖健步不賴乎杖。然殘年風燭。猶遭喪明之痛。天心憒憒。抑何酷耶。

蓋棺時。天忽陰霾四合。簾纖有雨點。若蒼蒼者亦爲之垂淚。出殯時。又見驕陽破黑雲而出。執紼者盡嘆。謂哲者死。猶感天也。逵內舍堂中設奠時。奏樂者六十餘人。哀音繁響。倍增哀惋。余伏地號泣。念及三日前家人父子。尙相對談笑樂。又寧料禍之來。即在眉睫間耶。

先嚴之。病頗有預徵。一夕睡中忽作狂呼。翌日謂家人曰。晚來得噩夢。獨行曠野。遇冑人索金甚亟。傾囊予之。前行。又遇一人。索金如前者。狀駭而奔。念囊金已盡。來者不絕。將何物以奉。窮途惟有死耳。心急而呼。不覺驚醒。時身汗尙淫淫也。

先嚴性嗜酒。嘗舉杯在手。語人曰。人生朝露耳。有酒且謀今夕醉。幾見涓滴到九泉也。又語現瓏曰。吾不冀若儕如何孝養。第篤學立而志。毋辱吾宗斯可耳。

現性騃頑。弱冠之年。猶庸庸無足述。父生既未盡反哺之私。父死又莫致返魂之藥。曾有句云。除卻兩眶盈血淚。更無寸草報劬勞。紀實之言。亦自痛之言也。

先嚴故後。現恆自勵。誓發以光吾楣。勤懇以慰泉壤。助父死猶生也。後此養母教弟。仔肩繁重。且竭吾力。使吾母吾弟妹不以先嚴之喪而稍感悲苦。斯吾職也。噫乎。蕭蕭風雨。落葉催枝。世有無父之兒。讀吾文者。其亦憮然而悲歟。

（完）

贅丐聯語

白也

贅丐先生自失明後。居恆鬱鬱。近有輓舅父聯云。『比鄰借屋。別墅彈棊。濫語勗後生。謬許爲失水鯤鯨。會當乘時歸渤海。』『絃管初停。琴書遽冷。長行逢老母。莫道及喪家豚犬。更敎貽戚到泉臺。』極纏綿悽惻之致。噫斯人也而有斯疾。

衍聖公第一幕戲

小偵探

蕭山衍聖公。余之舊友。雖無子都之貌。才（狹義的）卻勝似隨園。年來掌教蘇滬。廣收女弟子數百人。靡勿見愛如慈父。彼亦視之如掌上珠。且嘗語於余曰。吾面雖麻。吾心實未麻也。若許少女。厚我愛我。我甯有麻木不覺者。後當有以報之。余問報之如何。曰入春則相與作野游。盛夏則連袂而避暑。中秋則並坐而賞菊。隆冬則圍爐而共話。如是如是。余曰若是則四季之中。子殆無一季爲自由人矣。初不之信。置之而已。旬日前。余以事赴申。衍聖公面約於清明前一日來游錫山。且曰故友把敍。謀之已久。此約當不爽也。歸而待之。乃竟音信絕無。疑其有急病。急發快電詢之友好。始知彼已於清明前三日。偕其女弟子余培玉作嘉定游矣。大好春光。本宜遠足。唯不遊杭之西湖。蘇之虎邱。錫之黿頭渚。鎮江之金焦二山。而獨遊嘉定。衍聖公殆另具一種遠游之觀念歟。至嘉定市廛繁鬧。逆旅如鯽。起息行止。固無不便。更有男友馬少艾作伴。馬固以溫柔倜儻勝者。衍聖公又可得不少教訓。是殆衍聖公作此行之又一動機歟。總之彼第一幕之戲。已經演出。其餘連台好戲。勢必陸續編演。余亦將掇起照妖鏡。裝起無線電話。以告與衍聖公相識之閱者。所惜者余之照妖鏡。只能照及兩腳之走向何處去。至兩腳以外各部份之一切動作。尙難照到。殊爲憾事。現在且擱吾筆。請大家看彼續演二本。

編者按。小偵探是作。當有所指。據吾所知。則可疑者似只一人。予不解戲劇第一幕出場人。實未敢武斷爲誰某。欲明是中眞相。其俟諸第二幕歟。

誤封的信

張濟鵬

愛之神。是一個頑皮的小童。他背上振着雙翅。負着金矢。靡空而飛。見了情侶。出矢而發。中在心坎。深處便使情侶顚倒迷離。永難擺脫。於是渺茫無邊的愛海中。幾乎無日沒有不發生出許多狂漪巨浪來。一個個自投羅網。呀。慣會作祟的愛神。你未免太殘忍了罷。

胡芝英是一個不願爲愛神作玩偶。而有果敢的女子。可是殘忍的愛神。偏偏要玩弄她。使她墮入情網裏。

胡芝英現在所處的地位。確是很可憐。她既和鄭錦懷訂了婚。可是她的摯友李一萍。偏偏要很誠摯的愛她。使她處於三角式的戀愛中。她想我已和鄭錦懷訂婚了。怎樣還可以去愛李一萍呢。我決意決絕了李一萍。能但是李一萍拼命的愛我。我什麼可以無情至此。而去負他一片眞情。使他演成單戀的慘劇。況且他從前發誓過。他的心目中。祇有我一人。要是我不嫁他。他決意不另娶的。她又想我從了李一萍。而負了鄭錦懷能。這更不可以了。我已和鄭錦懷訂過婚。怎麼可以無緣無故和他解約呢。她這樣的思潮。直想得她發狂了。但是最後的主意。決意絕一萍而踐錦懷之約。

那天殘陽初下時分。香春園的芳草深處。席地坐着一對青年男女。男的就是李一萍。那女的可不消說是胡芝英了。一萍眼望着芝英。臉上現出不滿意的神情。芝英也露出很抱歉的樣子。對一萍道。『一萍。我對你所說的話。實在是出於不得已啊。吾輩不幸。被可惡的愛神玩弄。你更不幸。遇着我這負心人。我今天邀你到這裏來和你談話。心裏的念頭。不知變換了幾多次。一回兒想說。一回兒又不願說。一回兒想說。一回兒又不知說些什麼。總之。我這人薄情已極。負心已極。不但是你的罪人。而且是我自己良心上的罪人。你聽了我這話。當然非常悲痛。或者再由悲痛變到憤怒。我但求你心上沒有一分一毫悲痛。更希望你恨我。怒我。把我當做仇人一般看待。那沒我良心上的罪愆。或者尙可消釋些。倘使你仍舊繫戀前情。我罪愆更是加重。怕就是墮入泥犂地獄。還不足贖罪哩。唉。一萍我們自從訂交以來。以學問相結納。以性情相投契。何等莫逆。近兩月來。我們見面時候。你每每把極誠懇的話來問我。隱約之間。是要求我的切實答覆。我卻欲言又止。始終吞吞吐吐的。敷衍着你。這種敷衍你的罪。我自知是不能免。不過我實在有難言的痛苦。不得不如此。我不答覆你的難堪。比你不得我答覆的難堪。更幾十倍啦。（未完）